



处暑： 寥寥秋尚远，杳杳夜光长

《处暑后风雨》

宋·仇远

疾风驱急雨，残暑扫除空。
因识炎凉态，都来顷刻中。
纸窗嫌有隙，纨扇笑无功。
儿读秋声赋，令人忆醉翁。

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14 个节气，通常为每年的 8 月 23、24 日前后，此时太阳黄经 150 度，夏季的暑热即将结束。“处”，有散、藏之意，处暑，是温度下降的一个转折点，是气候变凉的象征。

蟋蟀

到了处暑，那一笼屉的暑气才算真正在消弭，虽然秋老虎还是厉害，但是晚上的风致便会不同。暖风有了强弩之末的颓废，本来是溽热的风，吹在皮肤上能微微感到肃敛，秋气仿佛是从地心冒出来的，沁入了曝晒一夏的肆虐的土地，只有秋虫感秋气先，在不知处的地方奏鸣，宛若那歌里唱的，“月朦胧、鸟朦胧，秋虫在呢哝”。

每个夜晚我在空调间里打字，毕竟秋气不渡万家属，白天的秋老虎还是盘踞在格笼般的楼宇里的，它那上梁下柱的精魂估计还是得等到 9 月才能偃息。今夏的上海被台风临幸了三次，当然还有一些小气团只是摆驾路过，但婴儿风，婴儿雨，一个过了另一个紧接着上，根本不闻上一轮的鞭答是何等惨

烈，再盛的草木或生灵恐怕都难熬那般摧折，我只有在梦里祈求小区里仅剩的风致仍能绿肥红瘦。

有句话说，岁寒，乃知松柏之后凋。在秋虫唧唧中入眠的我，想着夏逝也该有些后凋之物吧，首先是没有在酷暑里蔫耷就是种顽强，其次，得过好几关雨狂风骤的台风夜，末了到了立秋、处暑还在静悄生长的，何不为万物之表率，让人钦佩？近来，小区里有生灵三件正比拼着寿命，一是凌霄、二是紫薇、三为“夜来客”蟋蟀。

蟋蟀入诗便为促织，那是多神奇的造物。每当想到促织在夜花园那高不及膝的草坪灯下穿来穿去，宛若微型皮影，更惊险的动作片在于“草际鸣蛩，惊落梧桐”，一不留神，它从眼皮底下落走。促织的意境不会输于轻罗小扇扑流萤，它更有野气，它的唧唧是烟火舍坊间不可多得的游息。那看似单调透了的单声部奏鸣曲是要多么殷勤才能彻夜放松，听久了，反而觉得是掌管节气的司神夜来无事，吐了一口气化作这小生灵。

但可不是像《诗经》说的吗？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，它会老迈，慢慢渴望着足不出户，所以当它在堂，古人也叹“岁聿其莫（暮）”。也许凡秋虫，只是种应季应时的生命，呢喃了一阵后都会呜咽，然后就不知所终，我没有见过它老死，却见过蟋蟀被斗死。

它仿佛是为闲人的玩性所生，它短暂的一生就在那两腿的弹蹬间流逝，即使入了沉铅之重的瓦罐，你都能感受到它矫健的青春的姿影，方更像个游魂，似要跳脱、似被迫燃起斗志，那般难以捉摸，却是身不由己的一生。它大概没有意志，在野也碌碌，在圈也惶惶，就是一个昏聩的命，为我带来三句的清音入梦，它也是无意。

凌霄花

好几个夜里，我都想跑进夜花园，摘一枝凌霄花，回去插起来。我仿佛并不把这花视作贵重，谁让它是爬藤类？舒婷早有名句：如果你爱我，绝不学那攀缘的凌霄花。既是攀缘之物，剪掉一簇藤须何妨，自会生发出更多的，但让我住手的原因之一，是这花实在是千缠百绕，要拨弄开厘出个明细得费点时间。

黄梅雨季后这花就不知不觉地开了，一直到现在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看起来是个“美人灯，风吹吹就灭了”，但人家就是巍然不倒。瞧瞧它的长势是多么讨巧——花园的葡萄架成了它的栖寄之地，你不会轻易发现它的母树，只能循着那盖得层层叠叠的茎须，终于发现那根还没有小臂粗的枯白的树干，在台风里颤颤巍巍，但它的枝条实在太繁盛，

稳稳地盘错在架子上，乱得可搭鹊巢，亏得琳琅的枝条一径垂下来，稳住了重心，否则就看着柳腰乱颤的树干，也觉得红颜命贱。

陆游说得好：庭中青松四无邻，凌霄百尺依松身，高花风堕赤玉盏，老蔓烟湿苍龙鳞。所以他是见过凌霄施于松柏的，那对比之下的情致想必更妖冶，松柏是长青之物，难免萧肃，凌霄到 9 月便香消玉殒，但它的一生仿佛从未经历豆蔻到少女、少妇，而是一开便在巅峰全盛期。赤橙黄绿一一占尽，哪怕是处暑已过，楼下葡萄架上的枝条还在爆着新蕾，一串喜人的黄灯笼辣椒似的，生生涩涩的质感，但娇蕊一吐，纤纤柔柔的花瓣仿佛变了戏法地长出来，很快就挺立着一个赤灿灿的美人。



紫薇花

但是凌霄落得也快，每场台风后都是撒落一地，而且是整朵整朵的，只是代代更迭得频，凋落了再开，就像一茬茬秀女进宫出宫。你说它再攀缘，也是靠繁殖速度挣得了群芳之妒。我每次路经那葡萄架，就觉得节气正在耗损着花颜，小区里众芳都歇了，还有颜色的就是凌霄和葡萄架对面行道树一栏里的一株紫薇，这株紫薇就小家碧玉地多了，自个儿独自在一边静悄悄地开放，仿佛睡过了一个炎夏，现在刚愠松。

有那么几根枝条，疏疏朗朗地朝一边含首，露压风欺分外斜，风姿就直白地多了，都是一条条飒爽的弧线，不像是凌霄花，风露一欺就更曲绕了，是平民里的西施。紫薇叶如密齿，花尤娇艳，萼上开着锯齿状细爪，有几分像是镶齿精钻，显得小花更娇

柔。它的花期就属于处暑，也叫百日红，三个月的寿命，开得却和凌霄如此不同。它一簇一簇地怒放，却不惹人瞩目，未放的就都在圆圆的果实里，荒郊的小红果般不起眼。等到百日，该是暮秋了，双燕欲归的时节，紫薇和朱槿自然残了一地。

它是乖顺的，不争也不妒，花萎了，它就走了，等下一个处暑再在同一根枝上栖宿，从来不会迷失故里，但从来也不会另投高枝。你看，四时轮转就是那样地公平，不管你是颠颠倒混沌的一生，还是技巧算尽、高可凌云，或只是谨守花开的本分，到了十月，这一切都会命数散尽。到时，我也许是还不经意着，偶然被金风吹到，才发现它们是离开了我们。

（综合整理自三联生活周刊、唐诗宋词天地等）

